

困學紀聞

冊三

周易字數

乾惕震恐

修辭立誠
上下繫終以
月幾望
文辭今古異
稱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易

〔元圻案〕宋鄭耕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易十卷經註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

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元圻案〕

〔震以恐致福〕乃宋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

云云其知易者乎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

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

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

古所謂辭也。〔三箋〕全云易以辭爲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成公東萊易說曰。辭之所發。貴乎誠敬。修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

色。〔宋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朱子答輩豐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事在忠信進德之後

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詩賦之所詠。數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魏鶴山師友雅言〕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

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溫公。

易防未然
履霜堅冰
邵子言剝復
姤夫

潛龍不見
括囊无咎

貞固爲元之
本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

至於幾則危矣。

〔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夫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姤而不夫者也

防乎其防邦家之光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懷惡於未萌杜禍於未萌

〔楊龜山易說曰〕月遯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

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元圻案〕

〔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傳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

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數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呂成公史說曰〕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

於干戈擾攘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分毫

露出只是招怨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

之長草木也不茂。

〔原注〕見韓非解老

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元圻案〕

〔宋真西山大學衍義曰〕閩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潛龍閉關義
堅冰女壯義
乾坤為大父
母卦

姤復小父母

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句
讀

以陰陽言日
夕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

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元圜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乾初九注：「千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

來也。又坤初六注：「千寶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江南人鄭夫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

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

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

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

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

（案人間訓云：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

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

（閻按：君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

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

（何云）

以惕為息。最為淺陋。先儒所以不之取。去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顯靡耳。

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為息者。特有取其陰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厲字連上。無異讀者如張棟班固張衡文不一而足。是必田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朱子更定於義為協。

（方樓山）云：書有怵惕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圜案）王弼注曰：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曰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為。諸辭諸儒並以若為。如。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蓋唐人已疑之矣。欽定四庫全

亢龍潛龍

勿用錢買干
不同

書總目千部雜家類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

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容經云亢龍往

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

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能與細細能與巨巨

變無常能幽能章○全三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

正也居位無所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久即歸相印耳夷攷澤之生平蓋以

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點於黃老則尙粗又云賈生潛亂入而不能出

之說非也潛蓋其時爲之○元圻案史記蔡澤列傳澤說范雎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

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謂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

類一新書十卷漢賈誼撰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定爲五十八篇深寧通鑑答

問曰范雎鑒於穰侯主眷既衰亟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翻然謝事棄

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請說穰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雎謀也澤克踐

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龍知退其全身非幸也蚩負而躡螭升而枯彼邵家履鍊者

會二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寧非竟許蔡澤以

知易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崔憬曰君子韜光待時故曰勿用干寶曰此文王在夢里

之父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

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言爲非

進退存亡得喪互伏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

之幾得有喪之理

案見外傳計倪篇

陸宣公

收復河中後請罷兵狀

云喪者

得之理得者喪之端

下文云故晉勝郗陵范變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

其語本此

元圻案宋吳待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後

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敘則草創越絕者為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田藝衡留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

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衡按

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囊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

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紐錄殆即此書歟唐房元齡諫征遼東表全用進有退之義三語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

紫巖易傳曰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廷齡贄

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宣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娼武非常之變干寶之

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

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

坤六五象引莽娼武干寶說坤五

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

四海。

〔案〕干寶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

愚謂此說爲長。

〔元圻案〕伊川易傳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

位。昇華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

盡言也。〔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女媧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周密曰〕

伊川不滿宣仁。故云爾。毛伯玉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昇華是已。何必以女媧武氏

當之。〔晉書干寶傳〕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朱竹垞經義攷〕干

寶周易注。隋志十卷。佚今止存一卷。鹽邑志林載之。

屯利建侯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

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

縣之失也。

〔何云〕晉室八王樹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全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除藩鎮而亦

亡也。典午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吳以來。遂盡削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於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謬。○〔元圻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帝舜有窮氏

帝嚳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鋤。及夏之衰。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邱。依同姓諸侯。期尋舜不修民事。而信寒浞。浞殺羿。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稟及禮。使稟帥師滅斟

灌。斟尋殺夏帝相。

〔哀公二年左傳〕后緡方娠。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

續。〔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

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

履分嚴感情通

否泰以下濟為義

陰陽浸勝剛浸一長臨將泰遯將否

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馬氏繹史曰〕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賈誼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一夫作難而七廟隳〔史記陳涉世家〕勝雖已死其所置遣王侯將相竟亡秦〔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匈奴後趙石勒羯前燕慕容皝鮮卑前秦苻洪氏後秦姚萇羌為五胡〔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二

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元圜案〕宋樓氏鏞攻魏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

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為光明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宋何坦西疇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案〕此勝字與吉凶者貞勝者也勝字同義愚

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

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

深矣〔元圜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好天地不陡頓他陰陽勝〔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又考異一卷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為筌所偽託朱子亦以為

否姤繫桑繫
柅

初筮原筮

童蒙童觀

季嘉季剝

然「宋李氏椿為吏部侍郎上書孝宗曰」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

繫於苞桑二柔在下而戒之也繫於金柅一柔方

進而止之也

〔元圻案〕否三陰在下垢一陰初生〔否九五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

有其亡之戒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姤初六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

柅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

占而從之曰原筮

〔元圻案〕宋游氏昨易說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

剛則吝見之小也

〔元圻案〕周易集解蒙象辭注虞翻曰童蒙謂五〔又六五爻辭注〕虞翻曰艮為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

而成異故吉〔觀初六象辭王弼注〕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為之元可咎責君子為之鄙吝之道〔楊龜山易說〕蒙以養正聖功

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穉然故曰童觀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

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元圻案〕漢書趙元王傳剝更生上

鳴謙鳴豫

封事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

于上下。

揚謫

鳴謙者歟。二二子亦姑謀樂。

哀公五年左傳

鳴

豫者歟。

元折案（謙六二程傳）二以柔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又豫初六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

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呂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又曰）鳴謙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輕淺兩字最好（楊誠齋易傳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凶何謙可鳴也

豫不可鳴也

頻復頻巽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

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

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元折案（宋藍田呂氏曰）

復之六三陷衆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為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致於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

案御纂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疑陽也諸本作亢者誤幾望

尚不至於亢也

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

月幾望三占不同

同人隨言出門

冥豫冥升

大蹇朋來
渙其羣

復解豫言朋

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

陰盈則陽消矣。

〔元圜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威將敵也。』不已則將威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六五居尊下。』

應於二。〔中孚六四朱子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

則不苟同。不詭隨。

〔元圜案〕晉羊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其知出門之義乎。』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

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元圜案〕豫上六程傳：『耽肆於豫昏迷而不。知反。故冥豫以成。苟能有渝。則無可咎。聖人發。』

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僞

朋也。

〔原注〕泰言朋否言羣。〔元圜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食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

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

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心服。

密雲不雨

甘節甘臨

舍車而徒
自求口實

碩果不食證
史

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爲

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

〔原注〕畜極則通過極則亢○

〔元圻案〕原注乃王弼注語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

〔案〕慎作謹避孝宗諱

故甘節吉盜言孔甘

亂是用餞

小雅巧言

故甘臨无攸利

〔元圻案〕宋耿氏南仲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

正爲甘則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

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元圻案〕〔賁初九象傳〕郭氏雍曰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

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象傳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

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

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

之所能剝。

〔閩按〕召平有三此必指謂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

君蓋公齊士也甘公楚士也孔甲田何毛亨高堂生顏芝皆秦人而張蒼嘗仕秦

深寧有感於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寧當元初嘗爲俗吏所窘其時甬上故公相家子弟

皆不免於折辱惟杜門用晦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於深寧者會修學宮求深寧作記然深

寧杜門如故也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壯而心則痛歎深寧序桃源世譜

已有此數語○〔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

五千戶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漢書高帝紀〕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

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史記留侯世家〕上從擊布軍歸疾益甚愈欲

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

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周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

今公何自從我兒遊乎

〔後漢書鄭康成傳〕南山四皓注鬚眉皓白故言皓

史記叔孫

通列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

公所爲〔又儒林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

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壺錯往受之集解張晏

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索隱紀年云字子賤〔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

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史記萬石

列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潁潁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

剛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皆集其門號奮爲萬

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閩云召平有三一見

設險守國證
史
思患豫防證
史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爲齊相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爲陳王徇
廣陵〔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下陽舉而號亡

〔左傳〕傳公二十五年

虎牢城而鄭懼

〔襄公〕二十九年

西河

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
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顛柄臣擯而
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全三〕姜維守漢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關而
契丹取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元圜〕案〔史記〕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

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晉
書〕載記慕容超傳劉裕帥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

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超不從王師次東莞超遣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東一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五里大峴山上一名破

車峴其左右有長城書案二嶺峻狹僅容一軌故爲齊南天險周宣王服犬戎平淮夷北伐
獨於南征蠻荆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於姜氏之戎料民太原不納仲山甫之諫於是泗水所

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篇怨刺興矣漢景帝時鼂錯創削地之議以致七國之叛誅夷削
奪宗室日微至武帝時齊以有罪除淮南衡山以謀反誅觀中山靖王聞樂之對知景武二帝

之於一本亦少恩矣其後田蚡驕侈於元鼎之間諸霍恣肆於元鳳之際至王氏顯政而漢祚
中移威黨之禍烈焉後漢和帝用鉤盾令鄭衆誅竇憲而宦豎始封侯順帝以中黃門孫程

等定策繼統誅閹顯而宦官侯者十九人桓帝以中常侍單超等誅梁冀而侯者五人至靈帝
時中常侍曹節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漢遂以亡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

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遷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置將吏不供貢賦與山
南東道梁崇義李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七 中華書局聚

朋來朋亡

陰陽闔闢
終則有始

器象以卦命
名

易爻終始皆
九

易言天行有
人事

家人言物行
恆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何云兩朋字異義○元圻

案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復欲朋來慮其無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以保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

朔終而始也。

元圻案繫辭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變者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復之所以次剝也。此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爾雅小巽謂之坎。

釋器

大琴謂之離。

釋樂

萬物之象無

非易也。

闡按又有巽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元圻案闡注上二句釋器文下一句釋樂文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於乾之初九。終於未濟之上

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

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

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元圻案元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道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之九三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人之象。

經命論

復初即乾元
碩果生仁

易為君子謀
易中諸貞字
包承為小人
謀

易中諸貞字
包承為小人
謀

延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元折案）東萊易說曰：夫言之無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

究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

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案：此仁為果中之仁。）

發生也。在冬為

幹，歸根也。終而復始。

（元折案）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仁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元）董真卿周易會通：剡上九載邱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剡而復也。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正蒙大易篇文）

朱子謂聖

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

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全）云：為君子謀亦

正所以為小人謀。○（元）折案：正蒙大易篇：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左傳：僖二十二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

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即張子不為小人謀之意。宋李氏衡周易義：海撮要雜論字例云：貞者，皆專固之稱。不

可獨訓以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凶。易言大貞凶者，一貞凶者，五貞厲者，六貞吝者，三或過非其時，或處非其位，本有貞凶貞厲貞吝之道。故雖貞，亦然否之

象不利。君子貞，言君子道消也。蠱九二不可貞，以幹母之蠱，當與以入之不可堅貞也。恆之六五貞，夫子凶，以柔乃婦人之德，不可常也。節象不可貞，為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也。小過

乾坤言中庸
誠敬
乾坤於二言
仁義

復以自知

致命遂志

九四勿用永貞言當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皆包承君子則吉。（明章楓山懋曰）易不爲小人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聞之前修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卽具此理乾九

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

誠坤言敬以直內

（元圻案）魏鶴山簡州四先生祠堂記曰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

聞之闢然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由之者。（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爲邦九二君德故也。（馮氏椅厚齋易學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本於此。（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三說皆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

貴不知自知之明也

（元圻案）周易集解（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朱子語類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不

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程伊川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案）此何晏語見周易義海撮要

行法俟